

清代巴林右旗四门台吉及其事迹

泰米尔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清代的满蒙联姻, 使得满清皇室与蒙古贵族之间缔结牢固的血缘纽带。清皇室通过联姻得到蒙古贵族的支持。同样地, 蒙古贵族通过得到清皇室的加爵与封赏提升自己在清朝的地位, 同时也在所在的蒙古地区壮大自己的实力。入清后巴林右旗与清皇室的第一桩满蒙联姻影响重大, 第一任旗札萨克色布腾与清朝淑慧公主所生的四子及其后裔形成著名的四门台吉势力。本文将依据蒙古文献《至尊公主妈妈之王公旧氏族谱》以及其他相关文献, 对四门台吉出身及事迹进行考证。

关键词: 满蒙联姻; 巴林右旗四门台吉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 A

1648年(顺治五年)二月, 皇太极第五女固伦淑慧公主下嫁巴林右旗色布腾。与清皇室联姻后巴林右旗的贵族势力迅速壮大。淑慧公主与色布腾所生四子形成著名的四门台吉家族。他们具有雄厚的财力并世代掌握着巴林右旗的最高统治权, 在所属的昭乌达盟内也具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有清一代四门台吉家族都得到清朝的重视。四门台吉率领巴林和昭乌达盟兵马参加清朝镇压布尔尼, 征卫拉特等战事, 为清朝统一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清朝统一全国后, 身为清朝皇家姻亲的四门台吉子孙们坐享祖辈们的功绩, 依旧得到清廷的重用与赏赐。本文将依据蒙古文献《至尊公主妈妈之王公旧氏族谱》(以下简称《旧氏族谱》)以及其他相关文献, 对巴林右旗四门台吉的出身及事迹进行考证。

一、四门台吉的出身及各自的牧地

《王公表传》记载淑慧公主有三子, 分别为鄂齐尔、格呼尔图、纳木扎。^[1]此记错误。事实是色布腾与淑慧公主共有四子, 分别为长子鄂齐尔、次子格呼尔图、三子纳木扎和四子阿拉布坦。他们及其后代被称为四门台吉(dürben ger-]n tayiji 或 d]rben eg]den-] tayiji)。淑慧公主长子鄂齐尔一系照例承袭巴林右旗札萨克职位, 拥有巴林右旗最好的牧地, 其子孙形成一门台吉。二子格呼尔图为辅国公, 人称大公(yeke g]ng), 其子孙为二门台吉。三子纳木扎为辅国公, 人称小公(baha g]ng), 他的子孙形成了三门台吉。四子阿拉布坦为旗协理、御前行走、多罗额駙, 他的子孙为第四门台吉。

四门台吉的牧地广阔, 不相统属。其中一门台吉的牧地最好, 范围最广, 也是巴林右旗王府的所属地: 沙巴尔台、查干木伦、查查尔图、巴彦额尔德尼等地方均为上好的牧场。二门台吉的牧地处于巴彦罕山麓、查干木伦河沿岸。三门台吉在巴彦罕山以南, 西拉木伦河盆地。第四门台吉的牧场地处昭胡都格、巴彦塔拉一带。^①巴林右旗王府最初在今大板镇旗政府西南方, 后迁至今大板镇中心地带。其间由于地下水下降导致挖井困难, 曾搬至沙巴尔台地方。有清一代, 巴林王府在沙巴尔台与今大板镇之间迁徙几次, 其具体搬迁时间已无法断定。

文献所记清代四门台吉的主要活动与清朝的重大军事活动密切相关。康熙至乾隆年间, 清朝统一全国的战争正进行。从平定吴三桂、布尔尼、灭噶尔丹到清廷在卫拉特地区确立统治为止, 巴林右旗的蒙古王公屡次率部参战, 为清廷立下不少战功。

二、清初期四门台吉的事迹

1673年（康熙十二年），康熙帝下令撤藩。平西王吴三桂自称周王，联合平南王世子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及广西将军孙延龄以及陕西提督王辅臣起兵反清，军入桂、川、湘、闽、粤、赣、陕、甘等省，史称三藩之乱。清政府调重兵全力镇压，巴林右旗郡王鄂齐尔等诸外藩蒙古扎萨克王“争献所携马匹助军”。[2]次年，淑慧公主第二子格呼尔图联合巴林左旗台吉茂奇塔特[3]率巴林左右旗几千骑兵，与清朝绿营兵汇合后形成一万兵的队伍赴西南作战。[4]格呼尔图从军七年，三藩之乱历经八年结束，格呼尔图参与了其中大部分战事。[5]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皇帝封格呼尔图为辅国公和旗协理，赏狐皮大衣一件、镀金甲胄一副。[6]格呼尔图是巴林右旗最早参加清廷战事并因此得到封赏的人物。格呼尔图生九子，其中长子那木聪为多罗额駙[7]、旗协理，袭一等台吉爵位。[8]

1675年（康熙十四年）二月，察哈尔布尔尼趁吴三桂叛乱，欲谋劫其父阿布奈，兴兵造反。康熙听闻后，遣人召布尔尼兄弟、巴林王鄂齐尔兄弟、翁牛特王杜楞兄弟等入京觐见。诸王均来到了京城，只有布尔尼兄弟没有来到。布尔尼“于三月十七日，执侍卫塞棱，约二十五日举事。”清朝立刻派兵镇压，命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大学士都统图海为副将军，帅师讨伐布尔尼。[9]《王公表传》记载，“巴林郡王鄂齐尔闻召即至，随抚远大将军信郡王鄂札讨平之。”[10]鄂齐尔当时已是巴林右旗扎萨克郡王，在1674年（康熙十三年），鄂齐尔已遣其弟格呼尔图率兵前往西南参加平定三藩之战，这一次亲自率兵镇压布尔尼之乱。巴林史学家拉西朋楚克所写的《水晶念珠》中对鄂齐尔带兵镇压布尔尼的事情只字未提，可能作者在有意回避这件事情。而蒙文文献《旧氏族谱》记载了此次事件。

拉丁文转写如下：

buranai wang buruhu sedkil t[r[j] cerig boshaju qahan luh-a temcild]gegsen (temeceld]gsen)-d]r ecin (ejen) qahan-bar hajar hajar-un cerig morda kemen jarlih bahulhasan (bahulhahsan)-dur man-u qusihun-u wang cerig mordaqui-dur g]ngj] mama-dur barlhasan (barahalhasan)-dur jarlih anu miq-a yasun-i b]] ilah-a (ilh-a), cerig-]n]ngge-yi]jej] yabu kemen surhasan (surhahsan)-dur 0 wang mordaju k]r]bes] (k]rbes]), buranai wang-i ked]n dabqur cerig b]selej]k]i. cerig-d]r tuslaju (tusalaju) yabutala (yabutal-a), nigen s]ni buranai dutahan haruju (harcu) qoyitu j]g [ledd ([geled) cahan arabtan-dur ecibe gek],]ligsen naiman qusihun ulus-i ejen-u tende quriyan abuhсан, ed]ge naiman qusihun caqar boi. [11]

汉译如下：

布尔尼王生逆心起兵与圣上争斗。圣上下旨命各地出兵马讨伐之。我旗鄂王出兵前觐见公主妈妈，公主教诲：“视军情而战，勿念及骨肉。”鄂王率兵至，布尔尼已被层层包围，（鄂王）助阵清军。据称一晚布尔尼逃出围军向北投奔卫拉特察干阿拉布坦。圣主收服剩余八旗部众，如今有察哈尔八旗。

根据上述史料，巴林右旗扎萨克郡王鄂齐尔奉旨出兵镇压布尔尼，出兵前，鄂齐尔赴其母淑慧公主处听其教诲。淑慧公主言：“视军情而战，勿念及骨肉”，巴林右旗的王公贵族出自清廷公主，他们的利益早已与清朝的利益紧紧相连。但作为一个皇室公主，淑慧公主嘱其子鄂齐尔要看清军情，不要念及布尔尼与其同为蒙古黄金家族，以致在战中心软，甚至阵前倒戈。

这段史料还有一处有趣的地方。说布尔尼逃出围军投奔了卫拉特的察干阿拉布坦 (cahan arabtan)。这里说的察干阿拉布坦，显然是巴林人对策妄阿拉布坦的误读。布尔尼投奔策妄阿拉布坦这一毫无根据的说法显然出自巴林蒙古人自己的臆想。而真实的历史是布尔尼兄弟于1675年（康熙十四年）五月被科尔沁和硕额駙沙津在扎鲁特旗境内射杀。[12]可能巴林蒙古人并不愿意接受蒙古察哈尔汗后裔被同族射杀的事实，因此就编出了布尔尼远走逃脱的故事。

清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全国出现稳定的局面。清朝有了积极干预喀尔喀以及准噶尔事务的可能性。巴林右旗四门台吉此后的军事行动全部与准噶尔战事有关。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带兵深入喀尔喀腹地。清廷与俄国进行谈判，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通过割让大片的蒙古土地，使俄国在噶尔丹战事中中立。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噶尔丹南下，越过清朝边界，进入到乌珠穆沁境内。尚书阿喇尼在乌尔会河与噶尔丹军交锋。阿喇尼由于不顾康熙告诫违命轻战，以至败绩。^[13]在乌尔会河战败后，康熙开始调动大军，准备彻底消灭噶尔丹军队。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康熙下令调动了京师各兵与内扎萨克蒙旗兵共十万，命裕亲王福全统领，分两路军集结于巴林境内待命。^[14]噶尔丹进克什克腾弼劳古驻营。康熙得知后通知大军前往克什克腾境内等候。八月初一，清军与噶尔丹军在克什克腾旗乌兰布通大战。巴林右旗的四门台吉率旗内兵丁参加了乌兰布通战役。《水晶念珠》中将四门台吉从征准噶尔的行动称为“征准噶尔贼”（jeg]n har-un qulahayici-yi dayilaqu）。结合《王公表传》、《旧氏族谱》以及《水晶念珠》中的记载，可以得知当时巴林右旗参加乌兰布通战役的领军人物有鄂齐尔子——当时的巴林右旗扎萨克郡王纳木达以及淑慧公主第二子格呼尔图。^[15]《旧氏族谱》记载：

[ledd ([geled)-]n haldan bosihutu (boxuhtu) tayiji terig]len hurban t]men cerig hada irej] qalah-a (qalq-a)-yi bosnihulun, erdeni juu-yin nom sit]gen-i sarnihulun sihud yabuju kesigten-] ulan (ulahan) botang neret] hajar-tur ireged sahuqui-yi bohda ejen sonusuhad hajar hajar-un cerig arban tabun nasutu-aca degesi (degegsi) c[m morda kemen jarlih bahulhan bicig tarqaqu. man-u qusihun wang noyad tayiji nar quyah-un k]m]n cerig mordaju udahsan]gei daruju ireged [ledd ([geled)-]n cerig c[m dutahan qariju odba. ^[16]

汉译：

卫拉特噶尔丹博硕克图率三万大军扰喀尔喀，焚额尔德尼召，长驱直入到克什克腾乌兰布通地方驻兵。圣上闻后下旨派各地十五岁以上兵丁全部从军。我旗众王公台吉兵甲参军征战，未几平定，卫拉特兵全部逃溃。

根据《旧氏族谱》，这次战役不仅有巴林右旗众台吉参加，弘吉刺十苏木和巴林左旗的台吉们也率兵参加。在此次战役中，弘吉刺十苏木的首领因表现颇佳而分别受到一等台吉和三等台吉的封赏，另有一人获封云骑尉。^[16]弘吉刺部刺巴台洪台吉于淑慧公主时期率弘吉刺余部投附巴林右旗，被编为十苏木驻牧于旗东南部。该部自古骁勇善战，部民善于摔跤、骑射，在清朝组织的战役中表现很突出。

乌兰布通战后，噶尔丹锐气大伤。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噶尔丹集结属下向克鲁伦方向移牧。《水晶念珠》记载，这一年鄂齐尔子桑哩达与其叔阿拉布坦抵达克鲁伦河，抓获了一名卫拉特兵。^[17]这两名巴林台吉可能是为打探驻牧于克鲁伦河的噶尔丹情报而去的。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康熙准备亲征噶尔丹。10月，京师大兵及各路兵马整备已就。这时，巴林扎萨克郡王那木达克，台吉阿拉布坦以及额驸乌尔袞则被调遣到乌珠穆沁备战。^[18]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康熙皇帝率中路大军离开京城，开始了他对噶尔丹的亲征。西路大军分别从宁夏、归化城出发，东路大军在克鲁伦河下游防止噶尔丹的继续东进。^[19]四月，噶尔丹在昭莫多地方遇到清军西路军，激战六个小时后，其主力丧失殆尽。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在科布多阿察阿木塔台地方病逝。

噶尔丹败亡后，其侄子策妄阿拉布坦统治准噶尔汗国。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准噶尔名将大策凌敦多卜为试探清军的兵力和设防情况，派遣了一支人数不多的军队攻打当时已是清朝属地的哈密。这促使清朝派出两路大军防阿尔泰和巴尔库尔。其北路阿尔泰达阿尔泰山阴，云集了内外扎萨克及满汉官兵两万三千余人。其西路巴尔库尔，聚集了满蒙汉官兵一万七千余人。巴林右旗扎萨克郡王乌尔袞率全旗兵马入北路军。

根据《旧氏族谱》，康熙下令各盟旗出兵马，巴林右旗扎萨克郡王兼昭乌达盟盟长乌尔袞，请

旨各盟携带自己的战马粮食参战。乌尔袞因此被封为昭乌达盟将军。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乌尔袞先在巴林右旗圣山巴尔达木哈拉山山顶立风马旗，祈祷巴林军队凯旋而归，随后携其弟桑哩达奔赴北路军。^[20]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三月，康熙命富宁安为靖逆将军，统率西路军，命公傅尔丹为振武将军，统率北路将军。两路将军分路袭击准噶尔边境，打游击战，在准噶尔境内造成恐慌和混乱，以使策妄阿拉布坦请罪臣服。^[21]乌尔袞所统领的昭乌达盟军队与北路大将军汇合后，与准噶尔军交战几个回合。^[20]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七月，西北两路清军与进藏大军遥相配合向准噶尔发起猛烈攻势。桑哩达带百余兵随前锋统领定寿等参战，俘虏宰桑贝坤等百余人^[22]，又与其兄乌尔袞一同抓获23个准噶尔兵。^[23]清军分别在1717年和1720年侵犯准噶尔边境，杀掠人畜，焚烧粮草。^[24]桑哩达参与了其中一次清军纵火烧田的行动。^[23]后清廷在封赏军中有功之臣时，封桑哩达为辅国公和协理。^②8月，两路清军从准噶尔撤军。在这场胜战中，巴林右旗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损失惨重。旗扎萨克乌尔袞在撤军的路上去世。桑哩达在其中一场战役中头部中枪，险些丧命。^③史料记载，由于乌尔袞在出兵时提议自己携带战马粮食，在经过长达五年的征战后巴林右旗的兵马劳乏至极。^④

三、清中、后期四门台吉的事迹

1727年（雍正五年），噶尔丹策凌成为准噶尔汗国新的统治者。此前清朝在征西藏的战争中刚刚取得胜利，对青藏地区的统治还未稳固。而青海和硕特家族的罗卜藏丹津又投靠了准噶尔，清朝屡索不得。鉴于西藏地区的形势，清朝决定一举平定准噶尔，以求一劳永逸。这一次清廷派蒙古各旗兵丁、索伦军以及绿旗兵参战。^⑤1729年（雍正七年），清廷命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驻屯阿尔泰，为北路军；命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驻屯巴里坤，为西路军。此时巴林右旗年过花甲的辅国公桑哩达因其侄子琳布犯法被革职，接替了其扎萨克的职位。桑哩达携协理台吉伊拉古齐子鄂琳沁、圆会寺占星喇嘛毕力格图及旗内壮丁若干人，于1731年（雍正九年）偕同昭乌达盟军汇合大将军率领的北路军。10月抵达军营，与喀尔喀策棱额驸、副将军丹津多尔济等人合兵在苏克阿儿达胡地方参战。桑哩达生擒一名叫多尔济的准噶尔兵。之后又乘胜追击，与一名叫额其尔的章京共同擒获数名准噶尔军。^[23]1732年（雍正十年），北路副将军王丹津多尔济、额驸策凌统领满洲、蒙古、索伦、喀尔喀等兵二万余人，在额尔德尼召大败准噶尔军，歼灭了近万人。在这场战役中，桑哩达同翁牛特贝勒罗布藏与敖汉贝子罗卜藏参战，从八月初四巳时开始战斗，夺下一座山头，到次日黎明为止连战六次。日暮时，桑哩达等人与大军汇合^[25]，大军“追至大山梁间，杀贼万余。尸遍山谷，河流尽赤，负伤逃走者甚众。”^[26]准噶尔剩下的败兵逃亡图拉河，桑哩达随军追至图拉河。^[25]桑哩达在这一次战役之后受到了丰厚的赏赐。

在清朝组织的战争中，巴林右旗除了亲自带兵出战，还要为前线提供战马。《旧氏族谱》记载，1732年（雍正十年），桑哩达长子琳沁携众台吉及兵丁将昭乌达盟战马送至额尔德尼召战役前线。1733年（雍正十一年），巴林右旗众台吉又一次送战马至准噶尔战争前线。^[27]皇帝为此对琳沁赞赏有加，封其为头等台吉与旗协理。^[28]

1752年（乾隆十七年），达瓦齐称准噶尔汗。此时与他决裂的昔日盟友阿睦尔撒纳决定利用清朝军队铲除眼中钉达瓦齐。1754年（乾隆十九年），阿睦尔撒纳降清，恳求清廷立即出兵讨伐达瓦齐，清廷遂出兵征讨达瓦齐。巴林右旗扎萨克亲王琳沁率昭乌达盟两千骑兵随定北将军班弟征讨达瓦齐。^⑥《旧氏族谱》记载了琳沁统领的昭乌达盟军的行军过程。1754年（乾隆十九年）乾隆帝围猎时琳沁随行，皇帝赐亲王品级，命琳沁带领昭乌达盟兵马赴准噶尔擒获达瓦齐。^[29]琳沁奉旨清点盟内各扎萨克诺颜以及兵马后，请巴林右旗扎萨克喇嘛绰尔济·锡呼图喇嘛格呼格坚赞为昭乌达盟大军进行了大白伞盖佛母的灌顶。又携巴林右旗圆会寺占星喇嘛吴王以及荟福寺喇嘛医生巴拉珠尔与大军同行。昭乌达盟军行至敖鲁乃地方过冬，大将军至书琳沁，告知其来年春天进军准噶尔。于是琳沁又率昭乌达盟大军前往喀尔喀哲布尊丹巴处朝拜献礼，并接受灌顶。后继续赶往准噶尔。^[30]五月大军行至伊犁，此时达瓦齐已逃至格登山。达瓦齐在出逃喀什噶尔途中被抓获。大将军至书琳沁，告知达瓦齐已被擒获，遂各路军返还。^[30]琳沁在撤军途中患病，于1765年去世。^[22]

准噶尔战役结束后,巴林右旗也随着清朝的安定进入了太平盛世的岁月。清廷开始封赏立下赫赫战功的巴林右旗蒙古王公。清朝皇帝接见和封赏蒙古王公的主要场所除了京城的皇宫外,还有木兰围场。围场的选址与设置跟绥柔蒙古有着直接的关系,魏源写道:“本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为最盛”,康熙时期,蒙古诸部献其牧地,归为围场。^[31]木兰围场地处蒙古各部中,东北为翁牛特界,东及东南为喀喇沁界,北为克什克腾界,西北为察哈尔正蓝旗界,西及西南为察哈尔正蓝、镶白二旗界,南为热河厅界。巴林处在围场外北部。^[32]未出痘而不便到京城朝觐的蒙古各部王公被编入“围班”,轮流到木兰围场陪同打猎。魏源曾如此描述蒙古王公分班到木兰围场陪同皇帝打猎的情形:“岁举蒐狩,车攻马同,以师兵为营位。凡内外各扎萨克,悉率左右,分班扈猎,星罗景从,霆驱雨合。而天子亲御王弧,止齐步伐,三驱田禽,寓绥远于训武。”^[31]巴林王公每年按“围班”到木兰围场陪同皇帝打猎,清廷与巴林王公的交流与对他们的封赏也主要在此地完成。

1743年(乾隆八年),皇帝围猎,此时为旗协理台吉的琳沁因在围猎中表现颇佳而得到皇帝赏识,被封为辅国公,赐花翎以及坐褥。1748年(乾隆十三年)琳沁进京朝觐时承袭扎萨克多罗郡王,1749年(乾隆十四年)跟随皇帝围猎,赐和硕齐称号,1750年(乾隆十五年),封昭乌达盟盟长^[33],1754年(乾隆十九年)封亲王,又授议政大臣。琳沁为仅有的两位蒙古议政大臣之一(另一位为喀尔喀赛因诺颜汗部车布登扎布)。琳沁有二子。长子德勒克,次子巴图。皇帝赐长子德勒克和硕和婉公主,授和硕额駙。^[34]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琳沁携二子参加围猎,皇帝曰:“你的儿子一个可做文官、另一个可做武官”。遂长子德勒克被封为辅国公。^[33]琳沁在征战达瓦齐撤军途中患病,于1765年(乾隆三十年)去世。其长子德勒克本应承袭琳沁王爵,但因身体较之其弟巴图稍弱,而巴图骑射娴熟,于是令巴图承袭扎萨克爵位。德勒克授以公爵在内廷行走,在清字经馆翻译经卷,后晋封固山贝子,擢理藩院额外侍郎,又充国史馆副总裁。^[34]德勒克与其妻和婉公主居住在京城,直至去世。巴图于1756年(乾隆二十一年)袭巴林右旗扎萨克多罗郡王,1765年(乾隆三十年)皇帝围猎时命御前行走。^[22]

巴图一方面利用围猎的时机尽力表现,获得了乾隆皇帝的赏识,另一方面还在围猎时推荐英勇和得力的人才。如一次围猎时巴图向皇帝举荐自己的堂哥苏德诺木拉希是好汉,皇帝赏花翎,命御前行走。^[35]《旧氏族谱》还记载,巴图曾举荐过喀尔喀、卫拉特、内扎萨克蒙古四十九旗以及索伦、满洲八旗许多人,使得他们获得皇帝的赏识与封爵。^[36]巴图长子索德诺木道尔吉也在围猎时获赏,赐双眼花翎,封御前行走。^[37]巴图于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奉命赴乌里雅苏台任定边左副将军,在乌里雅苏台任职四年。^[38]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赐亲王品级。^[22]

巴图亲王是一个很受巴林右旗人民尊重和爱戴的扎萨克王,被称为将军太爷王(jangjun tayiye wang)。关于巴图王英雄事迹的传说也有很多,其中不乏像“将军太爷王智斗和坤”这样的故事。传说巴图被任命乌里雅苏台将军远赴喀尔喀长达四年之久,也是因为遭和坤暗算所致。不过此传说真实性令人质疑。巴图亲王拥有虔诚的信仰,他不仅尊崇佛教,还极其重视蒙古的传统习俗,曾封圣山建鄂博。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他邀请拉卜楞寺活佛嘉木样协巴二世到巴林右旗的阐化寺弘法,并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法会,法会上全旗为活佛献上数量庞大且奢华的贡品。^[39]巴林右旗大板镇南部的山原名为巴尔达木哈拉山,巴图王接受本旗堪布喇嘛的建议,将巴尔达木哈拉山改名为巴彦罕山,将其封为圣山,同时举行盛大的封山仪式(图)。仪式上,王公贵族与喇嘛汇集于圆会寺,举行念佛诵经的活动。巴图王下令,每年农历六月初八都要举行八天的诵经大会。^[40]此习俗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1775年(乾隆四十年),堪布喇嘛提议众王公上罕山山顶飘风马旗,以此来提升精神和名望。巴图王带领十余人,堪布喇嘛携十名弟子步行到罕山山顶。到达山顶后众人飘放风马旗,喇嘛们吹号、念经。活动结束后,巴图与堪布喇嘛商定了日后在此建立鄂博的事情。^[40]同年七月皇帝围猎时,巴图觐见,皇帝将巴图女儿指婚给永璘子贝勒绵惠^[41],巴图王甚喜,命堪布喇嘛加紧筹备建鄂博事宜。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堪布喇嘛挑选了罕山西麓的塞音宝力格的地方建鄂博,七月初七建成,令众喇嘛念诵《甘珠尔》经。十三日旗内大小王公全部到场,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在仪式上巴图王向天地宣告,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动巴彦罕山的一草一木,不准打猎,鄂博的名字为钦达木尼查干鄂博。规定每年秋季祭祀该鄂博。仪式上众王公还向旗内扎萨克喇嘛

尔济·锡呼图喇嘛格呼格坚赞敬献大量的哈达、牲畜和银两。[42]

巴图去世后，其子苏德那木多尔济袭爵，苏德那木多尔济之后那木济勒旺楚克、阿拉木斯巴雅尔、鄂尔其（黑）木巴雅尔和扎噶尔等人先后承袭巴林右旗扎萨克职位。除了末代巴林王扎噶尔，关于上述清代巴林扎萨克的文献记载非常有限。只有《续纂王公表传》中记载了以上扎萨克王公的承袭时间以及去世时间。而叙述巴林历史的蒙古文献《水晶念珠》和《旧氏族谱》只讲述到巴图王时期。清代巴林右旗的档案已在文革中被烧毁。据一门台吉后裔胡·斯钦毕力格讲，自己家曾有家谱，但文革开始时其父亲拿到火房将其烧毁，另一个台吉后裔将家谱包在毡子里埋在沙窝子里，之后未曾找到。其他有家谱的人，也都在文革时或销毁或丢弃。如今有关这些王公的只剩下了几段传说，在此将不再赘述。

注释

①巴林右旗一门台吉胡·斯琴毕里格提供资料，2014年4月8日于巴林右旗大板镇采访。

②《旧氏族谱》，第36页。原文拉丁文转写：jirhuhan jil bolju [ledd([geled)-]n cerig-i c[m daruhad, k]c] [geg[gsen([gg[gsen] noyad t]simed-i bayicaqui(bayicahaqui) cah-dur(tur) man-u qusihun-u tayiji sanghirida-yi g]ng ba tusalahci bolhajuqi.

③同上，第36页。《水晶念珠》中记载桑哩达在额尔德尼召战役中头部中伤（《水晶念珠》第882-884页）。

④《旧氏族谱》，第36页。原文拉丁文转写：man-u qusihun-u cerig]ber]n unah-a(unuh-a) k]nes]n b]k]yin tula maxi yeke j]debe gek].

⑤同上，第41页。

拉西彭楚克：《水晶念珠》。第883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二十八记载琳沁为桑哩达长子，乾隆十九年任昭乌达盟盟长，获亲王品级，次年任议政大臣。

⑥拉西彭楚克：《水晶念珠》。第883页；《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二十八记载琳沁为桑哩达长子，乾隆十九年任昭乌达盟盟长，获亲王品级，次年任议政大臣。

参考文献

[1]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卷二十八《扎萨克多罗郡王色布腾列传》。

[2]清圣祖实录[M].卷四十四，康熙十二年十二月甲子条；齐木德道尔吉，巴根那编.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实录蒙古史料抄[M].上，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128.

[3]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M].四库全书文渊阁本，卷二十八《固山贝子色棱列传》。

[4]尊贵公主妈妈之王公旧氏族谱[A].纳·赛西雅拉图文集[C].第六卷，赤峰：内蒙古科技出版社，2007.26.

[5]拉西彭楚克.水晶念珠[M].第880页.

[6]旧氏族谱[M].第27页.

[7]清皇家与巴林蒙古联姻总表[A].杜家骥.满蒙联姻研究[C].第72页.

[8]拉希彭楚克著，胡和温都尔校译.水晶念珠[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887.

[9]清圣祖实录[M].卷五十三，康熙十四年三月；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料抄[M].上，第153页.

[10]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M].卷二十八，《扎萨克多罗郡王色布腾列传》。

- [11] 旧氏族谱[M]. 第 29 页.
- [12] 清圣祖实录[M]. 卷五十五, 康熙十四年五月; 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M]. 上, 第 160 页.
- [13] 温达等撰.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M]. 卷六,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 [14] 清圣祖实录[M]. 卷一四七, 康熙二十九年秋七月; 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M]. 上, 第 506 页.
- [15]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M]. 卷二十八, 《巴林部总传》; 旧氏族谱[M]. 第 30 页; 水晶念珠[M]. 第 880 页.
- [16] 旧氏族谱[M]. 第 30 页.
- [17] 拉西彭楚克. 水晶念珠[M]. 第 881 页.
- [18] 清圣祖实录[M]. 卷一百六十八, 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壬子条; 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M]. 上, 第 654 页.
- [19] 齐木德道尔吉. 首次亲征噶尔丹时的康熙皇帝[J]. 满学研究, 第五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0.
- [20] 旧氏族谱[M]. 第 36 页.
- [21] 清圣祖实录[M]. 卷二百七十, 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辛酉条; 清朝圣祖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M]. 下, 第 1203 页.
- [22]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M]. 卷二十八, 《巴林部总传》.
- [23] 拉西彭楚克. 水晶念珠[M]. 第 882 页.
- [24] 留金锁等. 蒙古族通史[M]. 中卷, 修订版,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289.
- [25] 拉西彭楚克. 水晶念珠[M]. 第 883 页.
- [26] 清世宗实录[M]. 卷一百二十二, 雍正十年八月壬申条; 清朝世宗朝实录蒙古史史料抄[M]. 第 292 页.
- [27] 旧氏族谱[M]. 第 41 页.
- [28] 旧氏族谱[M]. 第 42 页.
- [29] 旧氏族谱[M]. 第 50 页;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M]. 卷三, 《巴林部·琳沁》.
- [30] 旧氏族谱[M]. 第 51 页.
- [31] 魏源. 圣武记[M]. 卷三, 中华书局点校本, 1984.
- [32] 钦定热河志[M]. 卷四十五, 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 [33] 旧氏族谱[M]. 第 47 页;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M]. 卷二十八, 《巴林部总传》.
- [34]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M]. 卷二十八, 《固山贝子德勒克传》.
- [35] 旧氏族谱[M]. 第 52 页.
- [36] 旧氏族谱[M]. 第 54 页.
- [37] 旧氏族谱[M]. 第 57 页.
- [38] 蒙古学百科全书编委会. 蒙古学百科全书[M]. 古代史卷,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558.
- [39] 乔吉. *Ein neugefundenes Werk des Rasipungshuh* [M]. Asiatische Forschungen, Otto Harrassowitz · Wiesbaden 1989 . 94.
- [40] 旧氏族谱[M]. 第 58 页.

[41] 旧氏族谱[M]. 第 59 页 ; 杜家骥. 满蒙联姻研究[M]. 第 74 页.

[42] 旧氏族谱[M]. 第 60 页.

The four Taij families and Deeds of Qing Dynasty Bagarin Right Banner

Tamir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Manchu Mongolian Inter-marriage has created a solid sibship between Qing royal family and Mongolian nobles. The Qing royal family gained support from Mongolian nobles. Meanwhile, the Mongolian nobles have promoted their positions in the country by gaining both official ranking and rewards from the royal family. The Mongolians also succeed in improving their own political power in their own land. In Qing Dynasty, the first Manchu Mongolian Marriage in Bagarin Right Banner was significant. The first Jasag of Bagarin Right Banner and Princess Shu Hui had four sons who later formed the famous Four big family. In the paper, I used the related documents and studied on the Four big family and their stories.

Key word: Manchu Mongolian Inter-marriage; Four big family in Bagarin Right Banner

收稿日期: 2015-04-18;

作者简介: 泰米尔 (1988—), 女, 蒙古族,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中国少数民族史硕士, 主要从事近代蒙古社会史方面的研究。